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顧邵向石虞王陳耿年軒魯李列傳第四十

顧佐者太康人也初舉建文進士爲莊浪知縣文皇入國召拜御史巡按廣西採木四川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轉順天佐歷京兆勳戚皆爲斂戢時人比包拯之尹開封也永樂十九年貴州夷繁因共排佐出爲貴州按察使仁宗嗣位始以通政使召還宣德初上問二楊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太宗亦知之太宗嘗

語先帝扈從北來諸臣皆好貨獨吏部侍郎師逵一人
廉榮曰是時贓貪方甯爲甚上曰今日之貪誰最甚榮
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今廷臣中誰可
代觀者兩人咸以佐應且稱佐往日内外臺風采上喜
曰顧佐乃能如此乃斥觀出閱河道以佐代觀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特予璽書使掌都察院事佐奏黜貪淫
不律御史嚴愷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宣孟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焉斌等三人爲民愷且竊逃還京
造詞脅人謀中佐佐聞上上誅愷而市時是群屬人人

側目佐從中恨無可以去佐者急爲地有吏犯科遣佐
咎攄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示西楊詰西楊曰爾
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蓋今朝臣月俸止
給米一石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
費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先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悟歎曰朝臣之艱迺爾怒
吏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必下法司治之士
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乃召
佐授吏狀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

正人卿自治之佐頓首謝退呼吏至吏恐懼乞死佐曰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又有囚告佐枉人重罪久淹不理上又大怒諭西楊曰此必死囚教之冀有以中傷佐者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磔清西市佐掌臺端振揚風紀故事朝士諸少年朝退輒詣六樓游宴樓檻牙牌纍纍佐悉彈劾禁止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比隣三五室寂然不敢呼叱至出甜水廳立

呵滕戸外官僚行道者輙止蕭嚴爲朝紳之冠尋去

告上儲思乃昇兵部侍郎王驥暫署院事八年去

上乃㝷吏部尚書郭璡薦院事正統元年上特開佐

又籍二年佐考察罷去御史邵宗宗以九載與部

卜為原宗且誣佐佐又論劾陜西布政使周景贓欲置法

卜肯之佐面斥景去而景責引與援佐志不行遂乞疾

乞歸上勑戸部復其家佐去繼佐居位者皆不如而

十福建按察使邵玘入長南臺玘亦方嚴奏黜不肖御

附二十餘人與佐齊名南北臺為清佐歸終老不復起

起蘭谿人字以先盖孝燕人也内艱哀毁甚盡禮有芝生于廬居之室永樂四年進士自御史歷官浙仆皆有聲時又有向寶者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醴陵初以左遷召入爲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寶初以都御九年正通政使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召試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歛乞、熊直特起用焉給兩俸歷仕四十餘載家具蕭然又後有石璞者臨漳人起家御史歷遷江西按察使山所布政使治迹行皆有聲江人號曰斷鬼石以其尊

釋出一冤獄於臨刑之日也官至兵部尚書歸英宗
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從然貧爲我以書
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
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吝無
臣有分塡溝壑矣詔至臣自知無他途必臣有罪
譴耳上說是將璞微賤乃命掌都察院旌其
璞在江西其夫人嘗與諸僚妻會燕歸慍曰彼多
綺綵吾布裙敝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
首璞曰使汝若有金珠綺綵汝今日安得居此坐

且吾素不因妻子故宦遊彼金珠綺綵者後欲居汝

得乎明年其僚果以墨罷璞歸無宅第茅舍三楹萊

一畝有親爲縣尉還家璞拜之尉坐爲其候璞席上

有一鹵金杯璞又入門見之曰是宦棄耶擲衣而出尉

謝　璞曰使爾爲吾尉爾能還鄉里哉

式采洵足重於世然端然俸金猶取之謀新穀

湯清謂何門下吏敢於及啓也奚悸焉而揚

儉曰　畝畝農民頗得歸耕者也托之行文云爾

召吏與對欲不屈法相從能無内自省慚也哉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也洪武二十八年由太學生擢刑部郎中陞杭州守太宗入國召為大理寺左少卿仁宗監國奏陞左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淮揚旱疏請倉粟出賑貧民貧民所鬻男女之為奴婢者出官錢贖還之民大悦監國以為賢及嗣位召還為大理卿上好咨訪諸大臣政事諸大臣奏事常造榻前密請旨謙以為非所以示臣下公也謙每奏事輒在朝班廷論侍臣有言其鬻恩上過聽之降謙左少進左評事楊時習為卿時習以寺屬位謙上慚懼不自安言於大學士士奇士奇言

上曰謙事三朝居通顯得大臣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悔之亦念此楊時習爲人如何士奇曰時習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諭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其還謙大理卿時習可爲交趾按察使謙還大理其治獄一奉新天子詔書從事詔皆准用大明律不許律外旁引爲深文兩法司時引洪武榜例論誣騙者梟首謙言非詔旨律當杖而流上曰謙言是竟從律謙遇重辟更詳慎再三參覆律雖於出乃論奏若曰我無憾斯彼無憾矣有御史往視天津衛倉火還

言主守自盜多無可掩自火之追逮八百人坐應死宣人謙廉其冤白上皆論謙之用法平允類此也宣德二年卒于位初謙守杭時嘗建議僧道民之蠹江南寺院多者田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令天下民貧甚矣似當議行之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也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湖廣參政進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猾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即日宥還仍賜誥旌異焉四年憂去百姓褰帷號泣六年制終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七年大理寺卿王宇卒于位廷臣乃共推槩天子業亦知槩賢召還令代宇宇先巡撫大同時有疏請誅石彪弗聽彪逆尋覺上始思宇宇時內艱上特奪情起用宇既受知上一意洗寃澤物勉求副上欽恤至意訟獄研精推鞫不知寒

牘過勞瘁其形體而亦竟用是死槩才頗敏達其詳慎一如宇至其審斷明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宇不能及諸法吏槩以爲令掌廷尉事九載廷中皆稱其廉平成化初吏部尚書姚夔卒彭文憲擬推槩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遷槩爲刑部尚書踰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廣西參政王宇字仲宏祥符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嘗爲撫州太守郡人頌之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金谿民有聚爲盜者宇曰此吾良民也饑餓耳開倉濟之盜感泣曰眞吾

父母也即散去天順改元超陞山東布政使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卒也上傷悼曰可惜佳士尋祭葬

論曰讒人之言亂四國狂夫之言聖人擇士奇片語厥謨復襄王一見王與釋仁宗問過悅而得英廟轉圜如不及矣哉天子明聖德

陳鎰字有戒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尋以母憂歸三年起補山東副使未幾任而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有三殿工補浙江督木[illegible]家務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illegible][illegible]

三載還朝下何復往又三載召還佐院事不

後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進右都御史詔與靖

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頗推稱鎰正統末復召還

掌院事上親征虜留鎰居守六師覆虜乘勢入犯鎰

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撫遊人避虜鎰發倉賑廩

神峻整望之人人起敬究中長者遂行大度不爲一

切苛擾君官所至有辭紛而附中尤務每行部下車久

旱則雨雨久則霽人有疾病禱得爲鎰一昇有輿輙愈

鎰出則老稚歡呼爭前舁之鎰笑弗却也至是陝大饑

陝父老上書願得鎰至以副雲霓之望詔鎰徃賑之鎰
至陝民舉手加額曰今復何幸得見我慈父翁也竣
事逐賜王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
有王文而氣凌其上鎰如弗聞也景泰四年以疾乞休
歸又三年卒贈少保謚僖敏陝人廟祀之若肹蠁然
丁九疇字禹範盧氏人也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章皇帝時
爲禮科給事中正統初大臣有言兩淮鹺政之弊以九
疇素有清譽出爲兩淮鹽運司同知九疇至盡剗前獘
以奏數事著爲令甲使遵行會內艱兩淮鹽場數千人

闕下乞留進邇使者悄遂任九疇嘗坐水傍嘆曰水何清也有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尋以詿誤逮至京

皇上初攝位知非其罪也特旨置刑部右侍郎仍以侍郎出理兩淮鹽法黍粉徙視江北改年九疇尤善撫循才後流民七萬餘戶已又粉餘治淮大辟因九疇益自許曰洗冤澤物吾願也因之得從平反者二十六人果人人皆發其冤而與服九疇之明宣德三年正月後以侍郎出鎮陝西是時各省鎮守多部寺卿佐按察司不止自受約束九疇首上封事請行文移徑下按察司而

陝西布政使許資亦上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
攝下部議於是各處鎮守悉改爲巡撫都御史九疇遂
得改陞副都御史考察陝西方面四年五月歲星晝見
九疇上言弭災六事一曰延儒碩二曰御經筵三曰精
選舉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守令六曰簡將帥上優詔荅
之五年詔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言宋神宗買浙燈蘇
軾進諫恐以細行累大德今無乃類是命止之裕陵復
缺出左都御史蕭維禎南京問李賢誰可代此任者耿
九疇何如李賢對曰陛下得人矣遂召還爲右都御史

掌院事九疇疏五事末一事在重臺諫以振綱紀上嘉納九疇敕諸御史曰公等各宜滌濯副任使毋忝憲職倘不稱上意吾不能覥顏立御史之上于裕景泰五年進士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九疇以已為總憲于於言路不便也乞改除上乃改裕翰林檢討是時曹石用事御史楊瑄出印馬得二人橫奪民田狀論劾之二人哭訴于上謂閣臣傾己天子不欲逆二人意逮[illegible]下獄而二人且以御史敢於彈劾己皆九疇主使之遂并逮九疇會天變諸人乃得釋而九疇降江西右布政

使裕以父故謫泗州判官九疇掌院僉百日外遷又轉
四川而裕亦改判定州天順三年亨敗李賢已還內閣
一日上思九疇去非其罪語賢曰耿九疇爲人清正可
大用不易得遂以禮部尚書召還九疇得見上上覺其
衰嗟之語曰朕又不見卿卿老矣可南京遂卿優閑改
陞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卒于位上聞計嘆曰可惜此老
大方欲優閑之而遽下耶裕至成化改元始召還翰林
出太學爲祭酒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冢宰尹旻去
旻爲尚書僅踰月出南京爲禮部泰陵嗣位改南京

兵部參賛機務弘治元年召還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裕爲冢宰素持正雖僚屬不少徇一日有所可否人材事意未允執筆方躊躇少宰從左右贊一辭裕正色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少宰斂手退窮備爲鄉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今在吾窮當如是亡何卒裕有父風子家清付九疇卒謚清惠裕卒贈太保謚文恪裕字好問儒幹修髯人望之儼若神明

論曰陳鎰在關中秦民望若雲霓呼爲慈父舁之愈疾

家繪其像而尸祝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乎耿九疇清㮣洽于兩淮孚于童穉桃李不言下自成谿盖謂是乎耿裕清白自守位至天官爲名冢宰可不謂是父是子哉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鄉貢爲德平學訓導宣德初召入爲吏科給事中歷陜西參政河南右轄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坐褎垣王遜㷆評求退免上爲富勑戒王留在事有王者使卒吳淮巷富故侵郭總兵坐其上上下部議尚書于謙曰稱萛布衣以軍法誅莊

賢破燕晉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州我朝
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劉來學皆坐總兵上
以軍令出翺等淮安言沮軍法宜究正者事遂寢富施
威懲執持正同事諸僚多畏忌之嘗按山西參政林厚
厚友誣富某臣欲置訊英帝徑削除籍去諭其臣曰朕
以避事付富終不以一人之譖富也富又按分守內臣
黃力轉力轉亦文誣富而英帝竟深信富令得伸法有
行其意不爲撓位外艱不得終制上皇復位亨姪石彪
總兵大同恃亨內用事中富亢法奏逮至京貸其去富自

仲上疑之問李賢賢曰富行事甚公道任彼能革夙弊上因嘆曰此石彪惲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已得其情於是富得致仕歸而亨亦勸上盡革天下巡撫官矣天順四年吏部欲推副都御史賈銓爲戶部尚書是時銓負重名而賢薄其貌心屬富有沮於賢曰上不喜富不知上心正欲用富一日語賢曰戶部恐非年富不可賢曰富人不悅者衆上曰富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竟召起爲戶部尚書上與李賢品論部院諸大臣深言富不易得

吏部王綱年已老他日可以繼綱者云

如宮茂陵即位是年關中數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

宮薦楊璿余子俊吏部論其俊官當上上薦賢爲國同

心共濟事輒任已勤率尤大恐惡推讓之風乃失寅恭

之義且以年踰七十禮得懇乞致仕上慰留之遂以

其年五月卒于位諡恭定宮本姓嚴籍訛爲年遂從年

姓

軒輗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輗以進士督

漕淮上嚴冬忽溺水援出裘敝坐有司急易新衣進命

持去竟待舊衣乾其狷介類此還授行人司副轉御史
正統九年以御史出清軍冰蘗自持陞浙江按察使四
時布袍疏食菜蔬俸入外不肯私用公貲一錢約
諸僚日出廩米易肉一斤客過留飯一肉無兼味或
至烹雞同僚見之驚異曰憲長殺雞食客客不易得
也關外艱即行但一奴挈行李相隨去僚屬不及知浙
人思之奔情復任順使浙望人同僚多不悅然憚其清
噤不敢一語人比之前使周新即所謂冷面寒鐵公
也九年陞副都御史景泰元年欽守浙江兼理鹽課四

年改巡撫尋改南臺督儲內難去位天順改元首召入爲刑部尚書是時兵部侍郎耿九疇與軒輗皆淸刻有處有淸名九疇時自陝西召還爲右都御史未幾石亨輩因御史楊瑄等并逐九疇去輗遂以疾求致上召輗文華殿諭留視輗誠疾不可强乃賜歸上問輗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輗頓首謝上曰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輗又頓首辭 上賜朱提爲道費亨敗上起九疇爲禮部尚書因思輗召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輗出晚節益自堅若尊倨少與僚屬

相接孤立自行已意歲時拜聖誥禮部獨屏一室徹燭朝服端坐皷嚴出成禮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輅在亦避去不樂與輅處公卿造謁不報謝宴不赴餽之席不受人以為僻然清白始終一節李南陽曰輅蓋古狷介之流在今仕途真鳥中之孤鳳也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二年進士穆為諸生時嘗大書座右曰得菜根百事可做登第歸絕跡公門比還京有司每具贐贈行固辭不受或曰行以贐禮也柰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恐

拜監察御史獻陵監國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
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揚文敏時執國政家人有犯于法
揚亦不肯貸之人稱魯鐵面雪漳泉人一一大冤濫文
敏聞而賢之薦為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卒于位入官
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無以斂公卿賻乃
足棺斂後百數十年追謚端毅

李綱字廷張濟南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
論去贓吏四百餘人人目為鐵御史出視馬政真定保
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於民自府寮以下下檢者皆

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綱鮮前馳衣箱幷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李綱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裴回若有退謝之狀蓋內外艱家居六載足跡未嘗出門服闕起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卒于官行李獨一衣箱啓視之敝衣數事而已平江侯具棺衾收斂請于朝予葬祭

論曰世道日汙公直士不容於人非一日矣年富辯情所不悅天子嘆其不易得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他若軒輗一官止一竹籠貯穢咬菜根做事盜遇李綱叱以無錢自去斯其人孰非可以廉頑而立懦也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六

三楊列傳第四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楊士奇名遇江西泰和人也生周歲而孤家故貧年稍勝衣旦暮代毋躬薪水晝出從師受學年十五稍從里中子弟受束修爲社師有鄉生挾書冊過館下色慢甚問云有毋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毋分從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也令攜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益禮下之已去遊湖湘莫𡸣王叔英爲漢陽令聘爲儒學訓導辭弗就建文初修高皇帝實錄叔英

薦入翰林充編纂時史館皆集四方宿儒朝廷欲遂官之命吏部考第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授吳府審理副仍令執筆翰林靖難後初建內閣改授編修與解縉胡廣楊榮黃淮金幼孜胡儼等同入直常旦百官奏事退輒隨縉等七人造扆前備顧問典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永樂二年册立皇太子兼左中允五年陞左諭德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士奇每月朝罷輒進東朝參侍經幄春坊諸臣時皆分撰諸經講義士奇定易然諸經太子多從質正太子

嘗閱真德秀文章正宗士奇曰德秀道學之儒其所著
大學衍義有裨治道願殿下覃意上北巡則士奇留輔
皇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危皇太子宮僚多得罪士奇
兩被逮下錦衣獄上詰過東宮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
孝敬仁愛爲上條指數事且言太子有過未嘗不知知
輒悔輒亟改此皆臣等輔導失職所致非皇太子之罪
上以爲忠特見宥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
字金問繫終長陵之世仁宗踐祚始盡釋諸人而士奇
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甫謝上出閣事

有與新詔旨辰遽入奏上遙見士奇笑謂蹇夏二人曰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已聞士奇奏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也顧蹇夏曰汝二人吾倚毗非輕其務甚言朕幾輔吾不逮踰月加少保尋進少傅洪熙元年春正月進兼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請辭尚書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耳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敢固辭上曰朕成卿志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嘗賜蹇義田二頃乃復以二頃賜士奇又固辭上顧蹇義曰士奇

眞能廉使仕者悉如士奇世豈有贓吏乎上望治如渴數勉諸大臣使直言特賜士奇與榮蹇義三人繩愆糺繆銀圖書士奇復請均賜榮幼孜久之獨士奇如上言封入五疏已而朝士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士奇曰陛下恩澤雖已敷但流徙未盡歸瘡痍未盡復人尚有艱食更得一二年休息太平方可期也上笑顧蹇義諸人曰朕與卿皆銀圖書望卿匡輔朕士奇曾上五章朕從其四卿諸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皆已安乎義等叩首愧謝上從善如轉圜群臣或有過激

語觸上怒禮書呂震等復多指訐言者士奇獨爲開解上亟內悔反召言者優勵之謂士奇曰如震等毋迎合以益吾過賴爾獨能知朕心上常言震及兵書吳李慶二人曰事多悞朕往往取裏士奇二人共忿士奇爲拘已發於從容勸解上亦知之念皆先朝舊臣曲爲調劑和輯上在宥僅一年堂陛特爾泰交宣皇嗣國宣宗益倚任焉宣德元年上械漢庶人還尚書陳山遂欲移師襲趙王群臣皆請如山策獨士奇不可語在趙王傳中上後卒念士奇言而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以是上益親

受士奇上習聞都御史劉觀貪墨逐觀去問士奇誰可代觀者士奇曰顧佐可遂用佐一時朝署頗清士奇議請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藩臬使薦用他日得連坐於是守令共稱得人寬恤詔屢下上皆與士奇密議就扆前面授筆楮條奏立予璽書頒布上好微行嘗夜半至士奇第士奇叩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屏左右語良久廼還時諸大臣類多依違獨士奇肯任事上雖信蹇義而蹇受事常持兩端上待士奇乃與蹇不以為忤蹇

應侯伯安為交趾使士奇力爭榻前不可用上卒不用
上曰蹇不在爾乎士奇曰蹇平日無人我心況國事孰
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蓋卿等是已士奇
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以故久與論思上
下和洽十年章皇上賓張太后取襄府金符入內籍
且議長君士奇語榮曰梓宮未殯主少國疑祖宗社稷
之托非吾等誰任入臨畢即請見皇太子皇太子出見
士奇榮叩頭呼萬歲殿下群臣亦皆叩頭呼萬歲浮議
遂息是時英宗方九歲天下事皆白皇太后太后付三

楊三楊者榮爲東楊溥南陽士奇西楊初士奇受知仁宗特深故太后亦知其爲人太后嘗請宣宗仁考於諸大臣獨取士奇能持正言不避迕意即不樂終聽其言不敗事以是太后倚重之士奇首請開經筵俾侍從上冲年未能親閱章奏每日預擬陳進入半取旨閣振雖日侍上起居務攬權寵內畏太皇太后仁欲嚴太后嘗使振持事詣閣議振內與士奇罝可否士奇遂謝閣事三日不出太后使人慰問而榮語之故太后大怒詔鞭振令赴閣中謝罪以故數年間災變頻仍邊庭多徵士奇

一意慎選舉廣儲蓄任將帥修武備不見肘於振政治清明天下稱仰三楊三年宣宗實録成士奇與榮俱進少師士奇竟與南陽共爭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皆有私遂為振所持漸擾其短於太后稍乃弄權而三楊年亦向衰風裁大減襲時矣亡何東楊振竟中傷卒七年太皇太后崩於是天子益私比振振益横士奇子稷數醜殺人爲鄉人訐奏被逮至士奇益有慚憎病卧不出上賜手劄慰諭而士奇感泣不自勝遂卒於是年八十一矣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四年而南陽亦卒又三年

遂有土木之禍文貞在朝四十年未嘗一日及家鄉晚歸省墓僅四十日鄉人願少留之曰君命不收皆其一忘國家類此以是其家不能恤不獲訓誨其子子之不肖不可奈何非詒謀之罪楊爲七十必舉其所知已所不知不敢舉士有一詩一文造門物色爲任士不忘獎拔其留心人物又類此行孫斌爲嘉靖中進士皆學東里寅秋萬曆初進士初授東莞令召入爲侍御史出僉憲雲南莞民爲立生祠尸祝之寅秋子嘉祚萬曆丙辰進士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也舉華除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文皇入國榮以迎戴受知改修撰簡入內閣入閣之臣
七人榮年最少最警敏上嘗出一封章示榮榮具對稱
旨上以爲才自是心親榮尋進侍講皇太子立務右諭
德已轉庶子外艱起復從北京其年又內艱從征本
雅失里欲泣執臨對斷酒肉身體羸瘁上憐之師旋特
遣中使護還奔喪即起復侍皇長孫學太子諭長孫曰
此皇祖近臣汝當禮敬長孫深愛重榮熟於邊事奏命
兩至甘肅經畧否降虜還奏皆稱上意十二年從征瓦剌

兼掌尚寶司事上欲皇太孫習武事令撫軍使榮與廣
幼孜三人日即軍中爲太孫講說經史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上時往來兩都榮與胡金二學士輒隨
行十六年廣没榮掌翰林院事時廷臣多仰恩寵皇縱
榮惡之指斥府部院十數爲條章上文皇上恐諸大臣
猜忌榮留榮中不下令榮授御史劉真入奏諸大臣股
栗免冠謝罪後開出榮旨忌榮益甚推榮國子祭酒令
疏遠上上不許榮祭酒衆意乃銷沮十八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九年三殿災榮上弭災十事

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從征至殺胡原明年詔復西征命掌六軍機務從至宣府上在軍中俱稱楊學士不名遂宴群臣第功榮紉孜以五品特勑與兵部尚書方賓同列又明年從征至開平駕次長樂鎮上語榮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朕今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可幾榮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時虜遁亡所見上召榮問曰朕夜夢神人語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兵在除暴安民火炎崐岡玉石俱燬願陛下留

意遂班師上曰東宮監國久閱政已深朕歸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六軍未入塞上崩是時漢王方搆隙皇太子榮恐內變秘上喪不敢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或欲權宜事用勅馳訃皇太子榮不可曰先帝在乃稱勅賓天而稱罪孰大焉乃與與一二謹監入報太子太子踐祚進榮太常卿逾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加工部尚書給三俸與蹇夏西楊同輔政而軍旅事一以諮榮後漢王反皇太

孫新嗣天子位榮勸上親征上難之榮曰陛下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顧原吉朝廷初議授鉞陽武侯原吉因語上曰日陛下命將時臣見薛祿已色變退語臣等泣下在廷如此臨事可知楊榮言是上乃決從械高煦而歸宣德三年兀良哈犯塞從征至寬河榮跨鐵騎扈上出擊還加少傅九年從巡邊至洗馬林是時西北多事邊籌應卒內閣顧獨推榮士奇等諸人不及榮從文皇征邊久邊將才不才阨塞險易虜情向逆順榮素諳曉邊將久習於榮往來頗容禮甚張瑛與東宮舊臣私言上榮當

馬甚富皆與邊將交通於是上稍疑之而榮一日爲邊將求恩貸上益疑語士奇曰榮行朕不可令居親密地士奇雖爲榮解然上自是不敢專任榮留榮在閣視事如故英宗初皇太后秉政寵遇無替正統三年與兩楊並進少師閣振日伺三楊短行間皇太后五年榮歸省墓振乘榮去誣榮受宗室賄榮聞憤懣遂京卒于道榮在四君共四十年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考鄉試一讀廷試卷九遇事敏而能斷中官持事至閣輒問東楊先生在不不在閣中持出榮議事未嘗不遜兩楊

西楊持不可行卒斷於榮行之竟無礙也每秋諸大臣
會讞英國下俱退避命侯二楊先生西楊訊之至不可
了榮一問立決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稱旨獨愛榮才
時怒他大臣不省事榮至輙霽威事亦隨決榮不忍却
人饋遺人故以爲愛錢然亦稱人酬荅有施報門陳乞
相屬文廟知不禁也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溥字宏濟石首人也建文時胡儼以桐城令典楚文
按舉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靖難後
侍東宮爲洗馬東宮觀漢書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下孫得行其志退采文帝事
編事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東宮居守南都上常入中貴
讒之不懌永樂十二年上北巡還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
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
洪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下法司訊詞連溥并
下錦衣獄溥坐獄中十年數絕糧讀書不輟獄中人哂
曰公命旦測何徒自苦爲溥曰朝聞道夕可死李何輙
仁宗長陵崩釋出爲翰林學士溥既出因上密疏言事
上特賜鈔幣于手札獎諭上每念溥忠懇循文皇故事

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選用文儒得侍講王璉等數人日令侍直輸對手閣印授溥掌其事是時監國舊臣士奇爲禮部侍郎準爲通政使皆兼殿閣大學士同辦事內閣於是以溥爲太常卿仍兼院學士獨掌弘文閣宣德元年罷閣務入文淵溥乃上還閣印上復命與士奇等同辦內閣事尋乞歸省特勑召還纂修兩朝實錄上好詞章復命溥與一二儒臣日直南宮應制時國政頗號清明群臣將順恐後上厭其波一日坐齋宮諭溥曰卿素忠讜宜輔朕於善道溥頓首謝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筬朕過報朕多矣上之虛心望治尤汲汲於溥
頻此會內艱特賜一品夫人㘴禮遣中使護送奔喪奪
情起復溥旣宅憂出閣遂不復入蓮守故秩而已宣德
九年以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元年天
子幼冲昭皇后臨御復命仍直文淵閣與三楊同知經
筵先是陵嘗與后言東宮時事輒慘然泣下一日后
坐便殿英國輔大學士士奇榮及溥尚書濙被召入朝
英宗東立輔等兩下立太后人人勞問皆有獎勸之辭
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常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

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畀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非經五臣贊畫皇帝不可行也太后起詔上賜五臣酒飯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入閣遲二楊二十三年然皆號得君秉鈞最久溥文學不及東里政事不及建安而德量過二人子自石首來省溥問曰汝來一路守令問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江陵令殊不當兒意溥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大公范理也溥默識之薦陞德安太守德安民歌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

劉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為華容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同入覲皆溥鄉邑子且有婣溥先遣僕瞷之還白曰高安令雅爾官劉令蕭席布被瓦盆糲飯猶然窮人耳溥心識之高安特先見且厚贄溥不受仁宅茗一裹參一斤耳溥欣納之亟擢為御史仁宅忠言大受父也溥殷勤還里過華容私造仁宅偶它往妻適隣家磨麵去溥引大受入內視亡所有牀上惟蒲席布破嶔枕嘆曰若是是稱御史職矣不詰姓名而去仁宅還大受白之父仁宅曰此必鄉先生

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其後仁宅
宦至憲副理官至侍郎溥以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贈太師謚文定溥卒理往哭之哀

論曰三楊初並秉筆詞垣同立顧覆之朝一遇文皇遂
爾協心推戴卒共致身鼎鉉調羹釀醴臻致太平殆天
賚之良弼乎世人猥以匹夫之諒見譏小矣西楊擁護
三朝始侍東宮繼全趙邸晚輔幼帝寅亮之節光昭日
月信哉乎一代之師臣也若東楊之擯斥游刃迎駕立
斷黜勒萬里倡平逆孽出掃妖氛入安宗社其有甚定

之績焉南楊幽淹未里晚遊君渴一際通顯攄忠體國好士如不及庶幾休休之風一時三元老同心一德雍容廊廟之中參合成名不亦美乎我朝相業迄今論者必首三楊良不虛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七

李商高岳劉列傳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楊文貞閱其人冀一來見不可曰素無識而進門是求知也裕陵即位賢以進士上疏言京師韃官萬計月俸韃官　當華官指揮十七有差冗食侵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淡亂殷監不遠乞漸分徙以省無益之費消未萌之患正統元年授驗封司主事疏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頗勤其財于大學繕修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

謝太舛上從其言詔新太學十年轉考功文選郎中十
四年扈駕土木瀕死乃還郕王即真頗以奢侈外開賢
士正本十策詔付外館給事中李侃後因災異疏請採
納賢非省禮部尚書楊寧太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
一事始欲下淚也二年陞兵部右侍郎三年奉使考察
四川明年還改戶部又明年改吏部會頒君鑒錄群臣
皆撮錄中堯舜而下二十一君善事切於時務者衍爲
解說令易曉名鑑古錄上之上問內侍王誠此何爲者
或對曰欲陛下學取君中上領之而遠非之意也上上皇

後位既用徐有貞許彬薛瑄等入內閣知賢忠實可倚任令狹翰林學士同入五卿王翺上欲令汪妃殉葬得賢言廼止尋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有貞時雖首揆然上初事輒咨賢賢亦矢心無私有貞陽附賢而不能持正毋見上從賢言心又不樂而又與曹石二凶陰不所會御史楊瑄疏劾吉祥奪民田上壯瑄敢言令吏部覈瑄名且大用二凶意瑄出內閣吉倚劍上前哭訴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伏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有貞獄皆外謫上既

謫賢一日心切免賢諭吏部尚書王翺曰李賢不可放
去朕擬欲用之翺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翺意賢且宜遠
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
亨吉祥又大恨頓上心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同召
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復薦參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直閣事其間與上皆不用常念賢忠
彷復賢內閣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賢於是益遜避二
人非宜召不入見而石亨數出入內舞權甚上甚厭
之而不獲裁抑往往對賢嗟嘆賢但勸上從容收攬干

何可敗上因問賢迎駕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此賴陛下之福倖而成耳使景泰左右先知亨輩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且曰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何必奪門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耆舊又安有殺戮黜逐之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此驗之尤信上竦然大悟詔革奪門功陞者四千人獨諸韃官為吉祥所庇如故韃官人人皆德吉祥五年吉祥遂挾諸韃官與姪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復欲刃賢禮部郎中萬祺語欽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賢

得免上聞遷祺太常卿加賢太子太保是時四五年間江南連大水賢請于上寬恤之詔屢下七年二月空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訛妖條不便民者十事上悉從之復請罷江南織造及窯器清錦衣衛獄止遣臣貢獻停使臣中外採辦上皆不允賢固強上左右皆畏悚爲賢懼上知賢深卒無忤也上固殷憂啓聖而賢尤善將順上意所欲罰必推奬以成上美上所欲去又委曲以全上恩參酌可否皆當旨賢獨見上上則稱先生時有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上所寵任亞於賢達素惡賢重

巳嘗譖賢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不信逵
誣裴彬下獄有疏雪彬者逵誣賢主使賢乞罷免不允
一日上不豫禁中有譏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
疑之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
伏地曰此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
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
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內譏乃止八年太子即位進
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宋異屢見賢請出宮
人簡近侍無狎左右聽胥誘先以奪門功冒陞者概黜

訴乞復官賢言上司自此輩得嘗貲之易今若不盡[illegible]輩將使人人皆幸國家有事益生羣小之心按藉復覦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成化二年三月外艱詔遣內臣護督還鄉視葬五月奪情起復還京其年冬卒于位贈太師謚文達賢得君比三楊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協心調護俾皆得行其志當曹石時耿九疇年富皆罷斥王竑安置江夏軒輗老去賢衆薦引召還諸大臣喜與同升然待諸諫官多推吡吳后之廢也上故內臣牛玉南京去給事中王徽王淵疏乞罪四大不職

求其法因訟　何所二人皆遠謫都給事中張綵流留
賢不悅有忌岳正者僞正劾賢疏示賢賢亦銜之二
人皆外遷爲郡守修撰羅倫疏賢起復非是賢怒之御
史必謂朝廷無倫乃已戒劾賢依文彥博留唐介故事
論曰吾不能矯情以徼譽銜恨棄文莊至降撫臣韓雍
私曰無若蘩盛之殺降也甚其不能容物多類此
論曰李公游目於華韡雜處之中慨然有辛有爲我之
歎卒之辛巳之變喋血朝堂稱兵禁闥曩日之言不其
驗乎至其畧惟凶[illegible]流衍調[illegible]鄂忠以悟主和以處邪八

年之間左右雖煩有徒國是不淆群小天子固云明聖
夾輔之力良多但其狃旦夕之權宜忽蕭墻之早計倉
卒禍興狼狽亡及幾不免於虎口將所謂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非耶自貽伊慼尚誰懟也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也舉宣德乙卯正統十年進士鄉
會試廷對皆第一授修撰十二年選入東閣進學讀書
[illegible]四年乘輿北狩郕王監國遂以修撰入內閣辦事陞
侍讀明年八月迎上皇居[illegible][illegible]九月陞翰林學士轉[illegible]
兼[illegible]冠本朝入閣最早其時皆以視諸老臣最後是年

國朝帝多倚藉諸老臣而南內帝心懼怯尤甚諸老臣
類杉徇帝而未有持正者帝以錦衣衛指揮盧忠言殺
守官院浪窮治不已輅言帝曰盧忠一風子也陛下以
一言而傷骨肉之情大不可帝始悟諸老臣復從史帝
易儲輅語內臣興安曰此大事上聖皇太后在上為臣
子敢議此耶時諸大臣具聞輅語而卒無人繼爭之輅
亦以是加恩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翰學如
故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上皇復位首召輅及高穀
文華殿諭曰朕在南宮具知爾二人無偏向心朕今正

□好用心辦事而二人竟用清議除名去久之上
亦無□商學士是朕所取三元與姚夔效力東宮最久
而爲所排擠者深側目不得召輅歸十年爲成化丁亥
憲廟追念舊學始遣使驛召來京然未有復職之命輅
服朝見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上喜即日復輅故官
仍直文淵閣輅首疏八事其一爲納諫請召羅倫上從
之明年彗星見言官猶持易儲事劾輅爲曹國宜罷黜
以答天意輅求退不允上詰言官曰昔太宗用王魏朕
□□丁不可上怒欲加譴言官輅曰臣嘗勸上□□容

上嘗召用羅倫已蒙嘉納今因諭臣而言者當受責矣公諭何上爲置不問踰月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九年改戶部尚書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初皇太子之生也上爲萬貴妃特秘之育于西內廷臣無知之者於是六歲矣乃請勅禮部擬名立爲皇太子間以奏對又稱郕王且有社稷功上於是爲復景帝位號上尊謚是時災異數見上於內庭新建玉皇閣于宮者入神將從道家言以其日神降有事如南郊之儀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輅言天者

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刑餘喪病之人一切不預乞賜停罷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上立毀之已而復上弭災八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三年立西廠太監汪直掌廠事輅偕閣臣疏直十大罪深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疑畏洶洶不安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臣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在收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可否退奏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輅竟以直所羅織楊曄事誣輅受曄祖文敏金帶一圍輅語人曰輅縱不濫豈受前輩先生家物乎上聞降旨慰安之輅遂請老陞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為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手儀山峙為人簡重得大臣

體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而輅獨能持正景帝不豫時太監興安語諸閣臣曰上亟矣萬幾大事付託何人諸人未有對輅曰太監安得有此含糊語不若明言請立東宮使人心有所歸向耶上尚不諱請東宮率百官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必有處豈不是順事衆唯唯其疏曰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此輅援筆所增二語也疏未及上而明日上皇復辟輅心泣不仁

論曰易儲之際商輅淵胸然腸而衡硯頻共事將感于

州君知遇之早淟忍自甘乎何渠不能以去就爭之也比議郕王帝號蒙臣肯咨追論之軼乃自陳其時咨次第六不能獨止嗟夫鍾同則猶言官也章綸廖莊彼爾人者豈不當蒙出位之誅耶悠悠清議即輅欲避之弗能矣乃其性天忠義洵不負于生平西宮有六尺之孤君父不能得於在宮見姤之日赤心擁戴正位元良萬國勵心前星繼曜宗廟在天之靈寔式憑之矣何愧其為商輅也哉

崔毅字世用揚州興化人也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左春坊左司直郎尋陞侍
講正統元年西楊薦充經筵講官三年與修宣宗實錄
成進侍講學士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景皇帝嗣位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明
年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書舍人趙榮自
請使虜迎上皇虜解所束黃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懷獻立穀亦不敢爭穀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進
謹身殿大學士是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
順天考官春坊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請坐儼等罪

如洪武間劉三吾例重開科上命穀覆試穀因上言三臣之子文亦可觀但解有定額儼等無罪臣以爲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以致亂祖宗舊制可乎上乃皆儼勿問特增二人子解額慰其意時內閣七人循與文敢犯清議不顧而文又最驕横英皇復辟文棄市循發遼戍獨謂穀忠謹在內閣每勸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無它腸可致仕穀歸里杜門不接賓客人問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官至台閣始終有清儉聲當爲侍講學士時歷官已二十餘年

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笑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有旻侍御校士至興化覩其居第卑陋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疇田僅足天食身沒之後子孫不免藏祀初以禮官姚夔請贈太保謚文義

論曰當高穀解帶以贈趙榮伉慨之氣朝士無兩想其總忠植義非一以然英乃至晨位一移何穀兼日慫君之誠不一垂意留侯羽翼之策金英何人東宮生日之對猶存隱諷哉穀當爲之汗顏至于首丘歸老安得不飲恨吞聲對客羞慚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漷縣人也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英宗復辟改兼修撰是時天子宥密之臣獨覩擢上知正故奇士而吏部尚書王翺又在上前盛稱之上方思得正人柄用召見文華殿命直文淵閣正長身美鬚神采秀發上遥見遥曰好迺近御前迺曰好好問年幾何曰四十上曰正好問家安在在漷縣上史若曰是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汝內閣

參預機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是時武功南陽皆被謫河津引疾去上故用正與通政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同入直正出趨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入見上曰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二人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曰陛下欲進正官甚易第姑試之俟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言盡肺腑是年承天門災上令正草罪己詔語多觸指曹石曹石深啣之會上得

陷名書以誣吉祥罪狀吉祥怒力請上榜揭告捕正與呂原見上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豈可自榜揭募告者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設短杖諫乃下妖言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事遂止正因極言曹石二人將來必不靖宜早節制上頷之且語正曰汝可往喻朕意正退徑造曹石所諷令欽彪二人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前垂泣具道正所以來責臣狀免冠請死上佯不省因

無之已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皆悠之戚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而二人亦大恐益恨正造飛語言正草詔出輒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意皆詆指及不敬正事上實多懃進對時時躁激語嘆濺御衣二人以是得媒蘖正上信之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上語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善原左右正何也留原乃召李賢還或語正曰公犯孔子未信之戒矣正曰子以諫官處我耶我惟當如是正過家紹省毋閱月兵部

尚書陳汝言嘗一人且憾正曾言其不可用嘆遲卒以私事中正逮詔獄備拷掠謫戍廣州上以幸臣劉昇李鐸請奪其廕昇鐸正去後上每念及輙又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有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且召公矣正因舉括上語題於寫肖之下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卄敢不取臣當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越四年曹石敗誅上思今賢日向岳正因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上命釋還爲民茂陵嗣位復其官賢方欲引用正使輔己有僞爲正劾

賢章示賢賢遂大疑會廷推正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故忤賢賢因票旨各補外守而正得興化正以直閣大臣出領郡意甚鞅鞅至則盡厳俗淵畧細節計閭遂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士大夫有規利權者悉裁抑一意節財裕民不嫌倨末以是謗聲騰沸不止正亦厭苦吏職三年入覲遂乞致仕去初後御中穀積數萬凶年賴之正林居蕭然貧困如儒生人始知其不持一錢還也興化人爲立祠志去思未幾卒正爲人好負才氣屹屹不能下人矜開口論大事自許得柄用

必開世太平然性躁不能容物人畏其亢厲以故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呂原性謹厚與人無忤故曹石亦諒原之無他而得安其位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及第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岳正歸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廬許彬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彬以太常卿請迎太上皇謁見于宣府上皇命書罪己詔勅諭群臣仍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及上皇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然彬年已老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失足傾仆匍匐後上徐有貞側項而笑

之岳正既竄肅府亨輩遂并及彬謫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彬素坦率及典機務一意開門謝客平昔舊游惡之故多騰謗以及于敗逐卒贈禮部尚書原卒諡文懿正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

論曰岳公自負稜稜不撓之氣丁裕陵反正之初狐鼠之虐焰方張而魚水之遭逢不偶詎不謂萬世一遇哉乃才大於器欲速無成不聞納牖之明自招反噬之傷至以垂白之母而不能顧宦家之秦而不能保不吝之戚太易著之有自來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也父髦有學行永樂戊子舉人授徒家塾定之幼穎敏髦日授書數千言皆記誦而不令作文定之間竊爲之而不敢進一日父視定之篋見私作有祀竈文大驚異竊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一甲第三授編修正統四年水災陳十事留中進侍講景泰北狩景泰改元又以十事上陳其守禦一曰若紫荆居庸等關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散亭障鈌敗蹊隧蹤漸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

繕亭障塞蹊隧如古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言通使曰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驁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奈何往時專以譯人與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事者爲之介紹庶不至於招釁起戎。言降胡曰降胡往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金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者或衝

塞奔歸故土或伺機便冦掠畿甸今宜乘大兵方勝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姻變其衣
服不許仍被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言練兵曰天下之民農出粟女出布輸納公家
多以養兵餉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
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而或轉販爲商或
習藝爲工工商所入僅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

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卒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言選將曰天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販繒屠狗之夫漢賴以王祓禍搆釁之人秦賴以伯趙括趙奢之子頗首於白起王離王翦之孫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

將材繇此可見。言賞罰曰：昨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脆擊，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自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恃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恃張浚。二人忠義素著，功業久立，街亭之戰不勝，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然後治平可待其十言德學曰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其君皆以仁明武爲言然豈易能哉必本於學矣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於書也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內臣也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外臣也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

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前日若儒臣徒

論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

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

實行而顛躓者少矣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

時誠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

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以

復祖宗之治何難哉上納其言陛晄爲尋進庶子景泰

三年北虜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言官以爲虜懷窺

伺勿報使定之獨上疏備言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宜

暫晉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兵部尚書謙曰
臣識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
敢知於是詔勿遣使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
講〔〕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勑王忠肅愼簡
擬翰〔〕定之請上乃用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其冬命
直文閣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四年改禮部
左侍郎定之在閣再進密疏稽古訓析疑議閣臣咸推
服焉文思敏捷上嘗命製元宵詩中使却立以俟定之
援几筆不停揮成百首以進[illegible]禮部尚書謚文

安

論曰余過吉州詢吉之文獻則聞劉學士古之朏朏君子也出彭蠡下揚子每見江風怒濤怵然厥心而長年者爲余言往時劉學士約舟人舟行不得離岸三尺長年曰敬如約請相公尊重不得步至艙門旁恐不便於行舟於是學士危坐舟中不敢左右盼舟子揚帆大江中不知也談其事共爲撫掌吾鄉學士號呆齋豈亦自知其爲呆士哉至論國事又何鑿鑿不呆也呆士亦能作相周書所謂一个臣不是耶